



# 双摇灯摇记

〔清〕佚名摇著

## 导摇摇读

《双灯记》十回，请佚撰著名，叙明正德年间孙继高与户部尚书之女赵兰英恋爱婚姻事。

本书底本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特藏部。本书经抄本《话本十四种》整理而成。

---

---

## 目摇摇录

- 第摇摇一摇摇回摇摇孙继高因贫卖水  
定毒计屈打成招 ..... ( )
- 第摇摇二摇摇回摇摇闻凶信气死孙母  
置灵薄龙氏剪发 ..... ( )
- 第摇摇三摇摇回摇摇孙继成得中招赘  
龙素真卖女葬亲 ..... ( )
- 第摇摇四摇摇回摇摇赵兰英赠银葬姑  
定巧计门挂双灯 ..... ( )
- 第摇摇五摇摇回摇摇通书信爱姐探监  
因吊孝兰英逛灯 ..... ( )
- 第摇摇六摇摇回摇摇清峰山贼寇劫径  
赵兰英误入黑店 ..... ( )
- 第摇摇七摇摇回摇摇赵兰英绝处逢生  
李梦月杀贼寻主 ..... ( )
- 第摇摇八摇摇回摇摇闻喜报赵明殴子  
投相府认兄诉情 ..... ( )
- 第摇摇九摇摇回摇摇千里寻伯投相府  
诉明屈情上本章 ..... ( )
- 第摇摇十摇摇回摇摇孙状元回家救弟  
报仇冤居家团圆 ..... ( )

## 第摇一摇回

# 孙继高因贫卖水 定毒计屈打成招

青云杳杳紫云现，正德皇爷登金殿。

十二治官造监书，选出一部《烈女传》。

四句题纲叙过，引出一部《双灯记》故事，乃是大明正德年间，有两部大臣，一位是家往常州府无锡县南门内，姓赵名明，表字飞熊，官拜户部尚书；夫人王氏所生一女，名唤兰英小姐。一位是住无锡县东门外，姓孙名宏，表字广德，官拜兵部侍郎；夫人徐氏所生二子：长名继成，次名继高。长子娶妻龙氏素真，是山东龙进士之女，次子未曾婚配。赵、孙两家老爷一郡人氏，又同殿为臣，爱好结亲，就将兰英小姐许配继高为妻，尚未迎娶。只因刘瑾专权，二家老爷无心在朝奉君，遂各上辞王表章，带职还家。

孙老爷为官清廉，家道只可糊口。未及三年，孙老爷病故，家内又遭回禄之灾，度日无资，陆续卖尽地土田园。大

公子孙继成就其余资，上京赴考，抛下高堂老母、妻子龙氏素真、女儿爱姐，日久天长，家中度用堪堪已乏。二公子孙继高见家内度日如年，艰难已甚，无奈不顾体面，在大街卖水为生，糊口度日。

这一日赵明从王宅赴席而回，在大街正遇孙继高担水箬从旁边过去。回到府中修书一封，差家人送至孙府，并衣服一身、白银十两。二公子不知是何事，禀明母亲，拆书同观。书中所言：请姑爷过府读书，白银五两安家。母子心中大悦，立刻更换衣服，同赵府家人来至赵府。赵明闻报，迎出大厅。二公子行了大礼，翁婿谈了些闲话，命人将二公子送在后花园内读书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赵明欢欢喜喜来至内宅。原来王氏夫人早已故去，当时是继配马氏当家。见赵明入内，马氏同带来之子赵能将赵明接进内室，马氏问道：“老爷满面欢喜，有何得意事？”赵明见问，就将请姑爷在家攻书言了一遍。马氏闻言心中不悦，腹内度乎：“若留孙穷鬼在此，日后必将家业分去一半。”想到其间，开言说道：“老爷做事太不明白！”赵明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马氏说：“这穷鬼终日即在大街卖水，哪有大志？穷的连立锥之地也无，真乃玷辱门庭！若依我之见，将此婚退了。多给他银两，令他别娶。如其不然，用酒将他灌醉，令吾儿赵能杀死丫鬟，赖他酒后行凶，送到当官问成死罪，有何不可？”赵明闻言，左思右想，心无主意，只可依计而行。定于七月七夕行事。

到了初七晚，设下酒筵，请孙继高饮酒过七夕。话不可烦絮，将孙继高哄醉，扶入花园书斋，赵能在书斋门外把丫鬟杀死，将刀扔在尸旁，自去安眠。次日园丁报禀：“园中

书斋外丫鬟被杀。”赵明闻报，假意吃惊，遂率领众家丁，来至花园书房外验看，遂说道：“园中并无别人，必是不长进孙继高小奴才！因奸不允，杀死丫鬟灭口。此系人命，老夫不敢隐瞒。”命家人拿名帖，将孙继高送县，暗中送与知县百两黄金。赃官蔡英得了贿赂，立刻升公堂，将孙继高屈打成招，问成酒后行凶，杀死丫鬟，问成死罪，定镣收监。赵明命赵能进监，立逼孙继高亲笔写退婚文约一纸。赵能将退婚之字拿回府来，交与赵明。

在客舍父子讲说此事，不料被小姐使女李梦月听了个真真切切。急急忙忙回到绣楼，将此事向兰英小姐学说一遍。小姐听毕，如站高楼失足，洋子江心崩舟一般，激伶伶打了一个寒战，不由的扑簌簌滚下泪珠。心中暗说道：“爹爹作事太差！做此伤天害理之事！头上有青天，离地三尺有神灵监察。你因女儿恐日后迎娶过门受苦，定计谋害我那未过门的夫君，代奴另寻豪富之家。岂知你这女儿知三从晓四德，心如铁石。常言：‘嫁乞随乞，嫁叟随叟’，烈女焉能嫁二夫？”想到其间，啼哭不止。李梦月说：“姑娘少要悲恸。难道你哭一会子，孙公子就出了监牢狱不成？还是设法救公子出监才是。”兰英说：“奴家此时心如刀搅，哪有主意？月姐，自从你兄妹离乡在外，落在此处，你兄染病，姐在街巷求乞，为妹周济你兄妹。后来你兄病愈，将你寄在我府，我以姐妹相待，姐姐就是我贴心之人。你与奴想一主意才是！”梦月说：“我有一个拙见：咱到前厅去见老爷，不可愁眉泪眼。压下浊气，现出笑容。随着老爷心意行事，将退婚文约诓到手内，给他撕碎，再想救孙公子的主意。你看何如？”兰英小姐闻言大悦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就此前去。”二

人下了绣楼，竟奔前厅。

霎时来至前厅门外，只听里边父子讲话。小姐停步，梦月一声说道：“俺姑娘来了！”赵能听说小姐到来，出离客厅佯徜去了。

小姐进客厅向赵明面前深深拜了一拜，说：“爹爹万福了。”赵明说：“女儿，家礼不可常叙。坐下讲话。”小姐遵命，在一旁坐下。赵明问道：“女儿不在绣楼习学针黹，来至前厅有何事论？”小姐口尊：“天伦，孩儿夜半偶得一梦，梦见一轮红日坠落怀中。不知主何吉凶？爹爹照梦书上给孩儿圆上一圆。”赵明闻梦满心欢喜，说：“儿呀，红日坠怀乃系吉庆喜兆，我儿必有大喜临身。”小姐问道：“孩儿乃系闺门幼女，喜从何来？”赵明仰面大笑说：“这前厅也没外人听，我对你言讲，亦无妨碍。”遂将“起初与东门外孙侍郎次子爱好结亲，孙宏亡故，家遭天火，穷无立锥之地，无食充饥，无衣遮寒，只落的次子长街卖水为生。为父恐日后女儿受他所累，假意请他来府攻书为由，用酒将孙继高灌醉，命赵能杀死丫鬟春香，诬赖他酒后行凶，将他送在公堂。暗中贿买蔡知县，定成死罪。为父于你另寻富贵之家子弟婚配，你得风光，为父脸面亦得光彩。”兰英小姐听罢此言，犹如滚油烧心，只得勉强笑道：“天伦为孩儿终身大事费尽心力，只怕还有〔考〕虑不到之处。闻听人言他的长兄上京应试，三年未回。倘若得官还家，搭救他兄弟出监，再来争亲，爹爹指何为凭？”赵明说：“女儿放心，为父已逼勒他写了退婚文约，还怕他怎的？”小姐说：“既有文约，孩儿看一看。若果然写的结实，任凭天伦与孩儿择婚。”赵明不解其意，遂将退婚文约取出，递与小姐，说道：“这就

是退婚的凭据。”小姐接在手中，展开一看，上写着：

立退婚文约人孙继高：因故父与同乡赵明爱好结亲，不料父故，家业凋零，以卖水为生。赵明请我过府读书，酒醉杀死丫鬟，公堂定罪，秋后处决，不能男婚女配，耽误青春少女。自此日为始，任凭赵明将女另配豪门，孙姓并不过问，永断葛藤。此系两造情愿，各无返悔。恐后无凭，立此退婚文约为凭，后有脚摹手摹为据。大明国某年某月某日立。

#### 退婚文约人孙继高亲笔

兰英小姐看毕，不由的腮边落泪，刀割柔肠，剑刺心肝，忿火中烧，把退婚文契撕的纷纷而碎。赵明见小姐撕碎退婚离书，怒道：“老夫费了许多心机，才得这张离书，竟被你一旦撕碎。老夫以后指何为凭？真乃下贱之才，令人可恼！”小姐说：“爹爹不必烦恼。古云：‘贫而能守即如圣矣，富而不仁近于禽兽。’你枉为国家大臣，信听枕畔之言，害了女儿结发之夫，天理丧尽，岂不怕人辱骂！况且你熟读五经四书，那试官有眼无珠，就中了你这不通文理的进士。做事太狠，上天斩你宗嗣。你倚赵能为子，哪知是异姓乱宗？你替儿嫌婿，儿只认命。谁家未有穷亲戚？”几句话只气的赵明浑身乱抖，举手欲打小姐。李梦月眼精手快，用身遮拦，把兰英小姐推出客厅，一同回绣楼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禁卒把孙继高背进南牢放下，孙公子拜了狱神，举目观看：墙高满插荆棘，受罪之人披枷带索，脚镣手杻，垢面蓬头。自己暗想：“这些罪囚皆是自作自受，谁似我被屈

含冤？”想到其间，不由心中一惨，嚎啕痛哭起来。众囚犯走至孙继高面前，齐声问道：“朋友，为何啼哭？这里边俱是杀人放火，绿林豪杰，那有你这脓包，睁眼惹下闭眼受才是男子汉大丈夫了。你姓甚名谁？因何犯罪？说个明白，大家听一听。”孙公子闻言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众囚犯说：“这赵明狗娘养的，真令人可恼！你不必伤悲，盼望皇上开恩赦罪，我等出了牢狱，定要杀他满门家眷，鸡犬亦不留，替你报此仇恨！”只见禁卒进牢房问道：“孙相公，这牢内的规矩你可知晓？”公子说：“一概不知，望求大哥指教。”禁卒说：“凡人犯进监，都有俺一分规矩礼，你可从带来？”公子说：“我家中贫苦，才被老贼制我于死地，哪有钱奉送大哥？望乞大哥方便方便，日后若有出头之日，必有重谢。”众囚犯也替孙继高讲情：“他是含冤负屈，被人陷害，望乞宽量他罢。”禁卒只得罢了，向前边去了。不多时，只见牢头跑进来说道：“众囚犯快快入牢，四老爷前来查监。若是闯见，大家不便。”一行说着，将众犯上了串锁刑具。捕厅进的监来，将人犯点清数目，方才出监而去。

且说孙继高家的街邻刘保，以卖豆腐为生，从县衙所过，见禁卒背负继高入监，大吃一惊。

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摇二摇回

# 闻凶信气死孙母 置灵薄龙氏剪发

姻缘由来定生前，月老久矣赤绳牵。  
只因嫌贫爱富贵，竟敢昧心违上天。

话表孙宅邻舍刘保家贫，以卖豆腐为生。这日肩担豆腐从县衙前经过，看见衙前人山人海，心中纳闷。访问饭铺，铺伙张三说：“是东门外卖水的孙继高，被他岳父送在当官，说是酒后无德，杀死丫鬟。”刘保闻言，心中疑惑：“孙二叔素日无此脾气。待我看看去。”将豆腐担放下，口称：“张三哥看一会挑子，我去衙中望一望。”张三说：“快回来才好呢。”刘保回答：“晓得。”忙忙走进县衙，正遇见孙继高下堂，身带刑具，禁卒背着进了监牢。心中暗想：“真有此事！孙太太并大婶未必知此事。我不免给他家送一个信，令他婆媳设法搭救孙二叔，才是正理。”想罢，出了县衙，担起豆腐挑，慌慌张张竟奔东门外。

〔刘保来至〕孙宅门首，用手将门连拍了几下，叫道：“爱姐，快开门来！”老夫人婆媳三人正在草堂闲话，忽听叩门之声，说：“爱姐你出去看一看，是谁叩门？”爱姐说：“多半是俺爹爹从京回来咧！”遂走出草堂，来到大门里，从门缝望外一看，问道：“外边不是刘保哥哥么，作什么来了？拍门拍的这么紧！”刘保说：“你快开门，有话向太太说。”爱姐把门开放，刘保问道：“太太在那里？”爱姐说：“现在草堂。”刘保随爱姐进了草堂，老夫人问道：“刘保有何事？叩门甚紧。”刘保口尊：“太太，我来报信。适才我在大街卖豆腐，走在县衙，见俺孙二叔身带刑具，腿上血淋淋的。禁卒背着二叔从我面前过去，进了监牢。我已访问，原来是赵明嫌贫爱富，诬赖俺二叔酒醉行凶，杀死丫鬟，贿送到官，问成死罪。我急忙跑回来给太太送个信，好设法搭救俺二叔。”老夫人问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刘保说：“小人焉敢撒谎？”老夫人闻言，不由的扑簌簌落下泪来，只气的浑身乱抖。刘保送完此信，先自卖豆腐去了。老夫人年纪高迈，哭一回骂一回，猛然痰涎上壅，堵住咽喉，一蹶跌倒在地。龙氏、爱姐连忙上前，抱住老夫人，一个叫：“母亲醒来！”一个叫：“祖母醒来！”连叫数声，并不哼声，工夫不大，见老夫人面如青叶，直挺挺浑身冰凉。龙氏一见婆母故去，不由的母女痛哭起来。

哭够多时，爱姐止泪说道：“娘呀，歇歇罢。我奶奶既死，哭也无益。咱先给俺奶奶买灵薄才是。难道哭会子，俺奶奶就活了不成？”龙氏说：“赵明贼给咱五两银子，换了钱钞，给你二叔置买衬衣并鞋袜，余剩之钱每日用度，又还街坊邻舍之欠。至今家中分文未有，咱母女落到这步田地，

有何人借给咱钱钞？小孩子家焉知道世态炎凉？再说咱家里一根秫秸、一披麻也没有，教为娘如何办法？”爱姐说：“俺奶奶前日所留的一捆秫秸，要夹篱笆的，何不先做灵薄呢？再将院内的破砖头搬些个进来，架起灵薄。我去寻点麻经钱串，把灵薄拢住就得了么。”龙氏闻儿言有理，自己搬运砖头，爱姐去寻麻经钱串。不多时将麻经钱串寻找了来，拢好了秫秸的灵薄，将砖头垒起两个台子，将灵薄铺放停妥，将老夫人的尸身搭在上边。爱姐说：“娘呀，俺奶奶还得蒙脸纸，也得买几张纸钱烧一烧哇。”龙氏说：“儿呀，你所言的这些事非钱不行，咱家那来的钱去买去？”爱姐说：“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。这心里怎么忍的过去？”龙氏闻说，半刻无言，“咳”了一声，说：“爱姐你去将钱婆唤来。”爱姐说：“遵命。”走出大门去了。

龙氏打发爱姐去后，遂将青丝发打开，用剪子将头发剪下一缕。只见钱婆走进门来问道：“大婶呀，老奶奶怎么死的？又没听说有灾病？”龙氏说：“家中寒苦，二叔在大街卖水，你是知道的。不料被他岳父遇见，假意请到他家里攻书。这赵明贼杀死使女，诬俺二叔酒醉行凶，送到当官，屈打成招，问成死罪，下在南牢。刘保送信，我母亲生生气死。咳，连噙口钱、蒙脸纸并纸钱都没有。唤你来非有别的事，我方才剪下一缕头发，烦你拿在长街，代卖几百钱文，好买纸张一切。”钱婆连声答应，接过头发，出了街门。

钱婆心中想道：“前日王府上小姐托我买头发，我何不往那里去卖？”想罢走进东门。不大工夫来至王府门首。看见家人王兴，说：“给我看着狗”。王兴说：“狗不咬人，只管进去。”钱婆进了大门，拐弯抹角来至绣楼之下。见丫鬟

喜梅正欲上楼，遂烦喜梅领着上楼。见了王小姐，将头发递过去。小姐接过一看，见头发又黑又亮，足有三尺多长，小姐便问：“这是谁家的？这样好头发拿来卖。”钱婆说：“若提起这头发的缘由，是小孩没娘，说话就长了。”遂将孙宅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王小姐听罢钱婆一席话，说道：“他家为官一场，谁想如今贫的这样苦楚。这头发值钱有限，我给他大钱三百文罢。”钱婆说：“这是姑娘的美意。”小姐遂拿了三百大钱，递与钱婆。钱婆接钱，往楼下就走。小姐说：“你且停步。”钱婆说：“小姐还有甚事吩咐？”小姐说：“我给你五十文钱作为脚步钱，你不可打人家的拐。”钱婆笑说：“姑娘说那里话来，把我看的不是人了。人家死丧在地，卖头发我再打拐，我可连猪狗都不如了。”言罢下了绣楼，出了大门，来至街心。心中暗想：“适才王小姐不教我打拐，我终日忙忙给人家买卖物件，说大卖小，若不打拐，我就得喝风倒沫。不成今日少赚点罢。”遂把钱摸下五十文，揣在怀内，一直出了东门，来至孙宅。走进草堂，把二百五十文钱交给龙氏，又将王小姐的美意表出。龙氏称赞不已。说：“我给你五十文钱，作为谢你，余下这二百钱烦你再去给俺打点油，称些面，买些钱纸。”钱婆说：“使的。”接过钱出了大门，来至街市。买办停当，拿回交于龙氏，徉徜去了。

龙氏立刻做了两碗供汤，用火点着钱纸，母女二人双膝跪倒，悲悲切切哭起来了。爱姐止悲，见他娘过于哀恸，劝道：“娘呀，天已晚了。歇歇再哭罢。”龙氏止住悲声，把打狗饼放在婆母衣袖内。把一文钱放在婆母口内，将蒙脸纸蒙在婆母脸上。收拾已毕，坐在一旁，只是怔呵呵发愣。爱

姐说：“娘呀，天不早了，咱在哪里睡哇？”龙氏说：“儿呀，你二叔在南牢受罪，你爹爹上京赶考未回。咱家内一个男人没有，你到厨房把柴禾抱些来，摊在这当门，咱就与你奶奶守灵罢。”爱姐说：“我这心里就是害怕呢。”龙氏说：“千万休说害怕，说害怕就为不孝了。”爱姐只得到厨房抱了一抱柴禾，放在灵薄一旁。龙氏用手铺好，命爱姐躺在柴禾上安睡。爱姐害怕又不敢哭。不多一时，爱姐睡熟。龙氏独坐灯前，思前想后，想起丈夫上京赶考，三年有余，并无音信来家；二叔现在南监受罪，监中又无银钱打垫；家中停灵在堂，无钱买办棺木，天气又热，又恐怕坏了尸首。想到这里，不由的大放悲声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大公子孙继成自从大比之年上京应试，不料时运不通，水土不和，感冒风寒，进京之后身得汗病，病在招商客店。病了一月有余，及至病好离床，三场已过，误了场期。银钱花费已净，衣服行囊典当已空。有心回籍，难见本乡父老，与自己脸面无光。无奈流落京师，卖字糊口，受尽饥寒之苦。挨到三年之期，皇王开科取士，自己身上衣服褴褛，手中无钱制办衣履衫巾，愁锁眉峰，无处告贷。店主人刘小全看见孙继成终日的是呆呆发怔，就知他缺衣少钱，不能进场夺魁。可惜他在京受苦，耐等三年之工夫，一旦之间大失所望。不由发了一点恻隐之心，“不免我成全他这一步功名罢。”遂将孙继成的衣服代他在典当内赎出，又赠了些资财，令他置办进场所用之物。孙继成千恩万谢，立刻置办已齐。礼部投卷已毕，竟候入场之期，好入场夺取锦标，扬名天下，光宗耀祖。想到其间，不由的心中爽悦。不觉已到了场期，携带文房四宝入场。

不知取中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三 回

# 孙继成得中招赘 龙素真卖女葬亲

应时大比赴顺天，身离庭帙近朝班。  
只图扬名将亲显，谁料婺星沉九泉。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话表孙继成否去泰来，时运已至，福至心灵。等至三年，多亏店主人刘小全帮助，入场夺魁。三场已毕，得中皇榜进士；殿试已罢，皇王钦点头名状元。京报原郡报喜不表。

且言状元孙继成率领三百六十同年赴完鹿鸣宴，金殿谢恩，龙心大悦。只见左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臣有本奏。”正德皇爷闪龙目望下观看，原来是文华殿大学士、当朝宰相高荣，表字天贵，跪在丹墀。皇王问曰：“高爱卿有何本奏？”高天贵口呼：“吾主，臣有一女，年方二九，尚未许字。臣意欲许配新科状元为妻，愿吾皇作主。”孙继成闻奏，激伶伶打一寒战，跪爬半步奏道：“臣家有妻

室龙氏。古云：‘糟糠之妻不下堂’，臣不敢从命。”正德皇帝谕曰：“二卿毋庸互奏，朕已主婚，赐你两幅冠诰，凤冠霞帔，高、龙二女皆封诰命夫人，休分大小，宜姊妹相称。”孙继成遵旨，谢恩出朝，就在相府招赘已毕，命人将店主人刘小全请至相府，以筵宴相待，酬以白金。刘小全告退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一月有余。这日夜间孙继成偶得一梦兆，梦见口中牙落，向外流血。猛然惊醒，耳热眼跳，即刻起来，坐卧不安。听了听樵楼鼓打三更，心中纳闷，忽然想起家乡老母并兄弟妻孥，在家不知怎样度日？想到其间，不由的泪流满面。及至天明，玉瓶小姐已醒，见夫主在那旁闷坐，满面泪痕。玉瓶小姐心中早明白了八九成，慌忙起来，将衣服穿上，下了牙床，口尊：“夫主，自深夜起来，哭啼不止。想必是思乡念亲。这有何难？妾之箱笼中现有积蓄纹银一百两，相公速写家书，差一能干的家人，连夜赴无锡递信，替妾请安问好，你看何如？”孙继成闻言满心欢喜，口赞：“小姐的贤德异常，所言甚实有理。卑人前去书房内写信。”言罢，下了绣楼，来至书房之内，研浓了墨，提笔写道：

不孝男继成顿首：百拜母亲大人膝下万福金安。叩禀者，男求名之心胜，辞母离乡，久违教诲，不能膝下承欢，男之罪已获。只望金阙夺标，不料运蹇时乖，病染沉疴，二竖施虐。及至病瘳，场期已过，行囊典质已空。男无颜旋籍，流落京师，卖字糊口。因守三年，又至大比。否去泰来，会试已中进士；殿试蒙恩，皇王钦点状元及第。圣上主婚，赘于高相府。今遣高府家人代男至家请安，捎去纹银百